

張雨山文

卷之三



卷之三

南派張虎炳甫文二十五篇

與荀竹邨農部書

客秋湖上幸接清誨鴻儒碩學莫窺涯涘讀儀禮釋官益穆然見淵源所自別後馳仰月前始審台從已至講院紓未展謁璇承手簡以恩大著研六室集伏增感荷執事以韓歐蘇曾之文發鄭馬孔賈之學經生璣緝之病文士馳騁之習胥埽而空人方今作者非執事之歸而誰抑日數十年來漢學盛行佔畢之士皆知以攷括鑿實_{卷之二}其心也撲摭瑣碎拘泥牽制如饑_讀之食牛角愈入而愈不可考者固情門戶兢兢於漢宋之別其志_在在自炫新奇攻擊

至於肩食不_堪自_一四_時以_{漢學}目_口且易_中謂漢儒未_可邀名譽_以科第_於莫

嘗不講_班不_傳不_書不_講名

文虎

義理非伦

即此名_古之宋人衍之陸_其所得而各

有離合

者參稽互攷質諸羣經

古籍以辨真_正務得乎古

聖賢精意所存而上於己何有焉於漢宋諸儒又何有焉

松郡士習大都從事制或而忘_之本_之事主講此間將必集諸儒

之長督率諸生有以振衰起弊翕然一變其故習試以大集布之義林俾由執事之文以徵其所以爲教孟子不云乎羿之教

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比物此志也文虎賦質駢鈍心氣浮躁少喜古文苦無所從入長而治經記一失十具不足與於學人之列明矣猥蒙執事采其葑菲而將引之以至於道輒自忌其褊陋且隨諸生後旅見於講席惟執事有以進之

與熊氏書

19174

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學者茫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說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一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不可少之書汪衡齋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勾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平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倍積自乘和除之為立方積用正負開方法徑易得兩句為開易衡齋亦當俛首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林討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之以二過算家借喻其例

遵寧一廉皆顯駱氏言一曰鑿之

江往守其法而皆明其理孔氏

所自轉於

始化積

遵寧一廉皆顯駱氏言一曰鑿之

所自轉於

他處諱

姓氏三脣相稽其音可与洞淵九容之術至明而絕

梅文穆

所自轉於

時推闡未至容士有之李四香

校測圖鏡以脩明之而大顯於世不可謂外之

根方之多

少即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即天元左右相消之理論其法

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隅稠疊之位實賴借

根方之幾真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益明駱氏必欲翻梅李

之案而直詆為不知天元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

多少盈虧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

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

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彊數則變彼之負而為正謂正非盈

可平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虧虧數則變此之正而為負謂

負非虧可大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邊加減之法法

異而理同。李氏以為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與殘周求矢圓徑，截積求矢二術，原舛並以天元除太極得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為充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為五層，即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為積，太下一層為元，太為方元為廉。元自乘為隅，蓋以降二位為升二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得式幾，層為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為元為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丁無異。苟明其旨不必別擬細艸矣。王家共井一術，梅燭研其一，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一日二十一分之而盡者皆又七百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一日二十一分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百之緝相借而及泉。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為古人。水經注 汪謂明以七百一十一為升深率，七十為戊，纏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十、百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即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為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旨也。夫人心智巧，日用日公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為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以為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確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譖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法而過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佈諸足下，幸惠教之。

與席晦甫書

昨讀所示許氏宣西通不禁失笑宣夜絕無師傳疑本但有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之說寥寥數簡其所謂天了無形質及眼瞀精絕云云即莊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意然之政運行自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則無從設算宜其不能立法也向讀羅若香續疇人傳亟稱許氏宣西通以為必有精微之論求之久而不可得今幸得之則殊不如其所欲見之意何也夫天體渾淪旁薄至高至大即有乘風御氣之士亦未必遂能諦審而詳覈孰知其果為何狀哉古來歷家隨時測驗順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令則反之無一定也其立根一然子夫數散而無必有所麗附而後學得以知其貫串章句游山者策鍾律弘矢割圜九重

天十二三天不同心天小輪樞圓天陽靜地球動之類皆是也西人之亦庶以天為如是哉以天為如是則一定不移何以忽為九忽為十二忽為不同以天為如是則亦管窺蠡測隨時脩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圓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脩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著日亦渾圓輪邊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非筌無以得魚得免可以忘蹄而非蹄無以得免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九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蹄而逐免也其何從立法乎九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稱天垂象中庸稱日月星繫焉果孰輪之繩而孰緒之緣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免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蹄而已矣及閱易確更有可笑者莊生稱易以道陰陽經曰經陽之義

配日月說文引祕書日月為易其義甚精其轉而為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共見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是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為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周易之易為乾示人易之易則全不知本義與假借之別鄙語有以易經難經並舉為笑者許氏適蹈其轍矣十圖本於太元九圖本於乾鑿度未嘗無精意宋人竊之為河圖洛書遂附會為易範之元源是非蠭起近儒辭而闢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復張其譏其言曰點即圖數即書河洛所出非兩說已不經至以中五為徑四正為周四維為方周而方周用并圓周遞升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利數萬里自古至今經_十凡_八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有奇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而駕乎諸術之上其誰信之割圓之術設半徑為一千萬以內容外切求之漸近圓邊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楞之處即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所立圓徑率一周率三一五一九〇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辨之錢溉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為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生卒數相近引為奧援慎矣大衍之數衆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為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半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羃相并即弦幕方五斜七乃其羃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耳顧謂斜羃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耶揲蓍古法不可考而以相傳之法合諸經文大約無甚乖忤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即挂

一是則聖人之言不應顛倒若是少知文義者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聳聳者而紕繆如此他可槩已好學深思如許氏世有幾人獨惜其師心自用好為新奇而輕於著書無以幾於實事求是之學也足以為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復畢子筠大書

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張卉樞本稍善然旁譜亦多錯互譌脫舊嘗尋其條理更正數十處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云陸刻版片由江氏而歸於余歲癸卯燬於火每耿耿幸為找校刊入指海棠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間尚有嘉泰刊本及影抄本欲得一校遲以有待今文達墓草宿矣而授梓無期甚歎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耳三月間舊友李士叔從先生來松郡盛述先生著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詣舟次奉教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即聞解維赴滻城以無繇一見為恨雖然讀士叔所賦大著_呂元音則固已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先以管色合字定首絃宋人誤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折之於是合四之間有下四四一之間有下一上尺之間有勾尺工之間有下工工凡之間有下凡六五之間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_子蓋其高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即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即低字之清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為調然則此十六字徒附贊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荊川號為知樂猶未悟其非至國朝吳脩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

不攻自破今先生著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駢之斬此義益明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譜錄已著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為枕中秘若聲律之事無論此者則真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即成上聲皆深入元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此論誠然竊以為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以辭從調者既填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為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入拘繩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十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即各肖其聲即爾雅重敏經迭柳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另作記號然則既有七音即有此七字大抵四上競氣即宮逐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有所竊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圜鍾為應鍾函鍾為仲呂而以舊說為非按大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即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即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仲呂也明甚至於圜鍾之為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十餘年之成

案而翻之也竹音勾開七孔

第七孔距第六孔半度不勾開此論其槩

以第一孔

為宮則其中孔為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是固然矣若琴第七

暉當全度之半為各絃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全絃為變徵

之分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度以至半半七

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概言之豈別

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

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為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

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為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

談白石歌曲其推行而為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

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以陰陽二樂各以其正聲合

倍半二均於為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

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而實同此則蒙所反

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
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癥結處每望洋而歎乃先生過聽人言先
施手教類若引為同志者最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為奉教
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憲不宣

燕寢攷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以為正客館按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於大夫語合賈蓋曲為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間得與楹間相向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為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禮注特偶失檢耳按特性饋食禮立邊鋤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寘饋于介而退注介東西廂東西廂為左右房之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為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考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績溪胡竹村農部湛深經術尤篤於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為燕寢之制鄭君注禮釋^曉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為正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尚書大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

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考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及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為欽儒凌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著禮經釋例為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略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橐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事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考篇帙錯亂郵眎原橐屬為校訂錢雪枝通守為編入指海中甲辰冬復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君著書大旨于簡端云

周初歲朔政序

鄭康成據易緯入節數推召誥月日破經從麻元和李銳作召誥日名考吾友金山顧觀光作古麻考畧自文王受命年至周公攝政五年以麻推之既如鄭說矣予謂文王受命之說見於詩書其時賜弓矢專征伐固可謂之受命即天降符瑞赤雀銜書亦容有如緯書所云者至若改朔偪王此後世篡竊之事稍明臣節者所不肯為而謂文王為之乎禮大傳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若生而改朔偪王則所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果何在哉且文王不當改元而改武王宜改元而不改於理既不安於書又鮮據乃據以說經豈非過信緯書而反受其敝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事七年而致政作召誥洛誥史遷劉歆無異詞今則曰服喪三年居東二年然後歸而攝政不知此四五年中孰為之主耶或曰蓋有二公而夫周公以懿親攝政群叔猶且流言彼二公者一則異姓一則疏屬而反處之裕如此必不然者且流言之起以攝政也今既未攝政又何流言流言未起居東又何為耶江都汪容甫作周公居東證以折鄭說是矣鄭據大傳說以攝政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此亦誤也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又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然則召誥相宅時事洛誥營成周時事按諸經文若合符節其為一年中事可無疑者如大傳謂五年營成周則成周既營矣洛誥所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者果何如耶。且如鄭所推改召誥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則知經文與林固不合矣。不特此也。鄭以文王受命之十一年為武王觀兵之歲後二年而克殷是年一月庚寅朔二月己未朔雖與漢志所引武成月日尚相近而四月前無閏月四月戊午朔無庚戌等日遂不相應武成逸篇亡於建武之際鄭君固未之見然三統林具在鄭固嘗為之作注其所徵引章章可考何不用己術一推耶抑推之不合而遂闕其疑耶易乾鑿度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四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後也元餘四百八十算外得甲寅殷廢蓋託始於此後五年己未入蔀二十九年後鄭君以為受赤雀丹書之歲蓋指乾鑿度所云受籙應河圖而言詩文王疏歷引緯書俱以己未為文王受命年漢時去古未遠說或有所自來書大傳及史記亦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與鄭說同此可信者也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即位不改元此不可信者也鄭君劉歆俱云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史記謂在九年十一年管子呂氏春秋皆有武王立十二年成甲子之事之語一行以為通成君之歲與書序十有一年伐殷說合此當從史記者也鄭君謂武王克殷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而崩史遷又減其二劉歆克謂克殷七歲而崩此當從劉歆者也若夫居東服喪五年作召誥鄭說之疏前已辨之劉歆一依史記固勝於鄭矣乃承武王不改元之說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下距魯隱公元年凡四百年世經所述較魯世家多六十五年尚書令宋忠譏其損夏益周橫斷年晉志譏其辨而非實誠非無故要之不過移前五十七算欲以密合經文耳嘉

定錢塘述古錄過信劉說謂易緯入天元數乃誤用丁巳元牘
殷麻甲寅元當在其後五十七年不知丁巳元尚在其前五十
七年氣朔一與三統術同即謂緯書與六牘俱出孝武以後則
同在一時亦斷無誤用之理錢蓋未之思也今歷考經文參取
衆說依殷麻入蔀年上下推勘無不脗合道古之士或有取於
斯云

壬寅聞見紀略後序

予讀革亭野史壬寅聞見紀略輒感慨太息也方吳淞失事時
予適以事至郡蚤起傳陳軍門陣亡上海陷逆夷且至郡人驚
怖遷徙市肆皆罷婦女倉黃出避輿船價驟騰急不可得有哭
泣徒步者予亦悵悵回泰山自是火輪船入浦江歷東西洋擊
毀礮臺郡城戒嚴備漢姦甚密泰山距郡五十餘里音耗不得
達六月初予再至郡人戶猶寥寥或盡室去或留一二男子視
門戶惟河南甘肅兵縱橫街市執長刀睥睨向人橫索漫罵狀
頗獰悍嗟乎東南久不見兵革矣江蘇聲明文物逆夷窺伺已
久向之恫疑虛喝而不敢進者徒以吳淞守備者嚴而內地虛
與夫內洋沙灘有所未悉故時時測量游奕偵探動靜迨歷
三年虛實備審鎮海一隅藩籬盡失長溪嶺之戰狎視中原將
士久矣遂由乍浦蠶食滬瀆蹂躪京口直逼江寧括糧及米勢
所必至嗚呼我江省所恃以為長城而無忍者祇一陳軍門而
軍門則死矣劉進士國標者太湖人初以漕務黜籍從裕制軍
防堵上海裕赴浙以屬陳軍門當逆夷飛礮中將臺時賊紛紛
登岸兵卒潰走僅軍門及劉兩人耳賊槍如雨至惟見軍門帽
左右欹側且避且藏礮回擊無何火藥盡身中三槍乃踣劉刀
斫一白夷二白夷並仆急負軍門屍奔賊追之船子洞左足趾
傷右足趾力盡潛匿葦蕩中日暮追者稍止撫屍喉間嗚嗚然
手指天者三呼劉曰好男子遂絕是時劉足創憊甚中夜飢欲
死力以泥塗軍門屍掩之明日匍匐至嘉定告其從者乃返屍
成殮此予壬寅秋親訪劉君而得之者啓視兩足創痕猶未平
嗚呼軍門忠勇無待言如劉君者豈非大丈夫哉誠使海疆將

帥皆如陳軍門偏裨以下皆如劉君而又得總統如林制軍者為之居中規畫講求船礮練習戰士夷焰雖熾夫何畏逆夷之入吳淞也列木偶船旁期試我礮力其逼江寧也以千人卑鉅礮置鍾山礮城若將下擊者官民大怖及撫議成徑棄之去察之乃範土成者賊之愚弄我中國類如此且所謂鴉片者腐草穢土於人無益而有損顧嗜者之死靡悔禁之不止至釀成兵禍亦既創鉅痛深矣今上海洋涇諸處鬼樓林列所貨皆奇技淫巧無濟日用而實以鴉片為主姦徒出入莫知顧忌晝夜漏危斗量車載夷夏襍處卧榻鼾睡而上下恬然若忘其已事者野史氏之書始自吳淞終於夷艘出江入海嗚呼有旨哉

唐十八家文錄序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既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弟其文散漫未立闡構至獨孤梁權規模龐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學駢儼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遲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涵涵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剝露議論透闢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蘇氏先聲尊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峭要其獨至處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險怪矣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與習之比肩陸魯望不衫不履翛然自異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始道州迄昭諫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概見於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學者苟就其所近擇途以從則當取全集而熟復之勿以方隅自畫此外如蕭何樊子遷叔呂和叔非無傑構而往往難以駢語符厚之佳處不出獨孤梁權範圍李元賓奇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白傳過於平行歐陽行周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皇甫角立李衛公史論篇幅狹隘蓋無意爲文故今所錄皆不及云

守山閣贊橐序

吾友錢錫之沒於京邸也識與不識皆咨嗟歎息謂以君之才未及祿仕又不永其年壽爲可惜也解之者曰人壽之脩短豈係乎此哉有以數年爲壽者爵祿位望烜赫一時者是也有以數十年爲壽者若世所稱上中下三等之壽是也有以數百年數千年以上爲壽者道德功業著述不朽者是也錫之年雖不永其所輯守山叢書及指海微顯闡幽剖析是非參訂同異皆足附古之立言者以自見海內好學之士皆欲得其書朝鮮使人至以重價來購其可信今傳後無疑也然則世之擁軒蓋而享期頤者蔑有加於此矣嗟乎斯言也固將以矯世鎮俗而未知錫之者也錫之蘊高才雅自抱負其居鄉以利濟爲已任手定義田義塾規條爲贍族計創與善堂以給窮乏嘗欲大濟

泰山塘以利一鄉灌溉謂地方大患在人無恒業法宜脩保甲禁遊民絕倡優博塞而重懲豪猾則良民安而莠民無所容其入都求仕也謂苟得一官將有所建立以自試而卒焉以病沒彌留時猶諄諄以義田屬其後嗣由是觀之其不欲徒以劬學好古博虛名於世明矣古之君子不取其躬之不顯而憫其道之不行不憂其名之不立而憾其澤之不被於天下後世錫之蓋有慕於此區區著錄之傳豈足以慰君地下哉雖然天下之事皆欲出之於己雖聖哲有所不能盡子孫相繼則太行王屋之峻可移而厝之方錫之之出指海之已成者僅十有二集今其孤衷錄殘藁重爲校訂又得八集合前爲二十集復蒐輯若干爲文筆及詩屬予編次附於指海之末其用心可謂勤矣詩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推此以往微特義田義塾之舉屈指可

計而凡錫之所有志而未逮者其必能次第成之然則錫之雖
沒而不死者固在也夫何憾哉錫之於辭章之事非所措意復
隨手散佚今所存皆得之廢紙中及友人所代記其序跋諸篇
已見於守山閣叢書及指海者不復錄凡一卷率爲之序以誌
好君之爲人者且以勉其孤云

讀有用書齋雜著序

讀有用書齋雜著者吾友韓對虞內翰遺橐也君少好讀周秦諸子為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尚既而從姚先生春木遊得望溪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讀書有得援古證今筆之於紙不為浮薄華藻之語觀其所以名齋者可知也西人點綴體之學莫善於幾何原本本凡十五卷明萬歷間利瑪竇所譯止前六卷近歲英吉利末士偉烈亞力續譯後九卷海甯李君善蘭寫而傳之君反覆審訂授之剗劂亞力以為西洋舊本弗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君每手自校錄復為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其發之於文益奇先是君父瘦山翁以仁厚端直稱於閭里及君舉於鄉猶遜志劬學羣謂必大其門逮咸豐建元初君翁沒未殮盜乘喪入室君撫屍不去曰勿驚我父室中物恣而取自是家小落十年夏流寇猝犯松藏書版片古器書畫與所居俱燼君倉黃走避道塗觸暑鬱鬱發病死悲哉天道誠不可知耶去夏君之子伯陽以遺橐來屬序為編分上下二卷嗚呼君每得善本書輒以見跡跋其後幾何原本之刻君約予與金山顧賓王同校定今君與賓王俱歿獨予憔悴遷徙學日荒落索然無可與語者讀君文不能不悲也君著述放失所存止此然亦既足傳矣伯陽能讀父書天之所以報君翁者將在於是古人有言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虎文無足傳而子又早夭他日誰為之求序於人哉

夢蟾樓遺橐序

歲壬辰秋晤繆君布廬於白下學亨而境困廉介自守慷慨重然諾有古人風心蹤之深定交明年春書來以省試報罷後旋悼亡意氣衰颯若不自持因作書慰之今秋始寄所撰劉孺人小傳乞序其遺橐然後知君固瑰異士乃劉孺人者亦賢婦也士不得已衣食奔走歲持所入以事父母畜妻子苟不足猶不免如北門詩人所云者抑不至入門交謫或稍識字日手一編呻嚦妝閣閒不省親操井臼爲何事米鹽陵襟將身自經紀即磊落俊偉若布廬吾慮其方寸亂矣孺人秉祖訓事太姑君姑克盡婦職食貧習苦力勤贍養使布廬坦然無內顧憂得以其閒畢力於學問意固遠矣寒鎧板屋朔風怒號紡績之聲與村橐上下窮愁無憊發爲吟詠其音悲涼蒼萃而其志此然如千丈之松經霜雪而不落令人讀之隱然見陋室窮巷中有此賢夫婦者豈尋常獨不比哉布廬性簡傲落落寡所合自孺人之沒再試仍被放又連遭兩喪境日窮蹙無可與言者益思孺人不已手編此橐以傳其數年同憂共樂之意平日糟糠之誼可知也嗚呼閨中良友若孺人於布廬蓋古梁鴻孟光之流不幸而不能偕老宜其感念如此布廬之言曰自孺人沒而世遂無知予心者嗟乎悲已

鐵岸詩序

古詩僧最著者有六朝惠休唐無本貫休齊已皎然宋惠洪國朝元璟讀其詩見其人類皆異於俗僧之所爲蓋天下奇傑卓犖之士不得志於時往往託此而逃非必惑於其教也近世僧人多喜爲詩率淺陋不足觀予所知有元和祖觀覺阿寶山妙塵鐵岸覺阿由儒入釋其詩清迴超妙夏然自異鐵岸俗姓蔣名金和號劍人子耳其名幾二十年今年秋乃遇之松郡北郭談藝其洽出詩相質取徑梅村而充以昌谷義山富奇俊之氣於沈博絕麗中與覺阿同工而志趣各異蓋鐵岸之境有尤足悲者鐵岸少讀書通兵法挾術干當世卿大夫無所遇遂以酒色自汙會丁母艱絕意進反易浮屠服萍沈江湖閒曩時意氣袁飄盪矣默當酒酣耳熱拔劍起舞婆娑狂態猶昔嗟乎以鐵岸之才與其識豈惑溺於異教者卒之去儒爲俠復去俠爲僧而區區僅以詩名一世是可悲也雖然天下奇傑卓犖之士如鐵岸者何限或懷抱抑塞無所表見或以詩傳或以僧傳或并不必以詩與僧傳憔悴於飢寒僵蹇於道路日暮途遠古今同慨予爲鐵岸悲豈悲鐵岸哉

六半樓詩鈔序

詩之道至易而至難身之所卽耳目所及心思所會隨其抒寫而皆可合於賦比興之義可謂無難矣及其驟枯鍊使俗者推陳者新縕者縮之簡隱者達之顯往往同寫一景而工拙殊科同舉一辭而妍醜異致此豈易言者哉取乎人之意中而出乎人之外斯易與難兼得之矣同郡蔡梅茵先生耽於詩行役疾病不暫捨其爲詩出入誠齋放翁之間善寫人意中事讀者解頤昨古徒詫其新異而不知皆尋常目前之景蓋真能取之於易而出之難者行年七十詣愈純氣愈下以予之不敏猶屢介張君二如以前後彙相質且屬為序其精益求精而不恥下問如此近世少年才士稍解五七字即泰然以詩人自命不惟未知其難并不知其所以易其賦先生何如哉抑予聞先生爲人樸厚不設城府每有大裘廣廈之願嘗代友償逋負千金無後言受欺於人未嘗不平居惟苦吟爲事世事之往復物情之變幻以及家人婦子米鹽瑣屑意有所得皆託詩以諷今讀其橐觀我觀人多見道之語至詠古歌行激昂慷慨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隱然詩外有事在然則向者徒屑屑於難易之論猶淺之乎測先生也

古然先生贊橐序

金山姚氏門才之盛為邑首望我伯舅古然先生與外舅堅香先生承累代家學以詩古文詞雄儕輩間有雙丁二陸之譽維時蘇卿水北兩先生於先生為叔父行亦以才藻負時望風雅萃於一門人往往豔稱之及外舅與先生先後入都名公卿爭相羅致會故大宗伯山陽李公奉

命視學浙中邀先生襄校閱遂從之遊三年復從李公移節江右蓋李公與先生父茅澈公本同登辛酉拔萃科而素愛先生才折行輩為友命先生子詒孫受業門下幕中日以文字相切劘所至登臨攬勝得和不絕極湖山賓主之樂故題詠益多所造詣亦益進李公既終仁還朝先生家居鬱鬱時作近遊道光九年冬嘗訪友南塘與文虎一見如故訂忘年交各出詩橐

相商榷明年人日訪先生栖雲館縱談竟日乘醉歸先生踏月送至舟次至今猶歷歷心目間其四月先生再至南塘盤桓兩日而別自是遂不復見先生矣悲夫先生豪邁好交遊不屑屑生產幕遊所得資輒隨手散去以是長貧益侘傺不自聊將東裝遊嶺南會病阻滯逾年遂不起迨文虎就婚姚氏先生沒已五年每與外舅語及此未嘗不唏噓太息也先生詩雋快出入蘇陸詞亦在蘇辛間於國初諸家最近迦陵嘗手自刪訂為四、先生沒後一年李公典試浙江索先生手橐去將甄校授梓因循不果無何李公薨於京師橐遂不可問嗟乎李公於先生三世交誼至重其橐以去固特為先生千古計乃人事牽率以至於此此先生之不幸而詒孫之所為深恨至痛也抑豈李公意哉詒孫恐先生手澤從此湮沒乃掇拾殘臘及廣求

之戚友間所遺留者僅得詩詞各一卷付剞劂氏而屬文虎爲序蓋是時先生平生故舊零落殆盡存者或為達官數千里外無暇事筆墨而蘇卿水北兩先生及我外舅皆相繼下世久矣獨文虎嘗屬辱先生知而又附於婚姻之誼雖不文奚敢辭謹序先人為人梗概如此雖吉光片羽未足以盡先生之奇亦俾讀者有以論其世也

遺山先生新樂府序

元遺山詩為金源巨擘。評者擬之尤楊范陸海內幾家有其集。乃其詞疎快名雋上者逼蘇辛次亦在西樵放翁間。王田則謂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其推挹至矣。而樂府五卷僅見於阮文達公外。抄本流傳謬亂百出。幾不可解。讀者惜之。於是華亭張調甫反覆讎校。正其譌舛。補其殘脫。有不能決者。存方空以闕疑。其見之歷代詩餘及朱氏詞綜而為此本所無者。附錄於後。又別為訂誤一卷。以待質於世之博覽者。客冬同人祝東坡生日於鉏月山房。出以見。時予爲之驚喜。蓋調甫體羸多病。是時杜門養疴。而能於此殘闕錯亂之書。不憚詳審。以成善本。其用力誠勤。其用心亦良苦矣。因慙恧付梓。以公同好。比今年夏五剖劂肖就。而調甫疾已不可為矣。病榻彌留。僅一翻閱而已。嗟乎。遺山著述自足千古。不在區區之詞。而其詞不容不傳於世。今此集校刊。自調甫始。遺山有靈。未始無知已之感。他日流布世間。不湮沒於烏馬帝虎之本。而調甫之名。亦賴是不朽。是傳遺山詞者。調甫而使調甫得附驥以傳者。亦遺山之力也。調甫聰明善悟。能爲詩詞駢體。而詞尤長清俊。處畧得遺山一體不幸。天不永年。不能竟其所學。讀是集者。觀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以想見其爲人。調甫其亦可無憾矣夫。

送王季平之崇明序

王廣文季平將攝任崇明行有日矣或曰季平與子厚古人臨別贈言獨默爾可乎予曰固也凡校官之職督率士子佐有司教民整風俗而已故其秩不高而任與令等其見於上官也禮貌有焉吾吳俗尚浮靡他郡不暇論蘇松所屬為州廳縣者二十有二雖肥瘠不同而皆不免於敝太倉嘉定少減焉惟崇明孤縣海中力田務本俗尤樸儉雖富厚者亦與他邑寢人等豈成邑在後風氣未開與抑產於是土者秉質獨醇與國家功令校官除授不出省惟辟本郡自粵寇內犯迄十餘年江以南郡邑無完境獨崇冗然無恙蓋隔於海故也或曰亦由其民樸厚富者不暴殄天物貧者偽業守分耐艱苦苟免凍餓幸矣故不生盜心其免於寇宜也季平遂蹶然曰不亦善乎此固吾桃花源也予曰不然蘇松之人辟地於崇者多矣以為桃花源可也子則非徒辟地而已因以正士習移民俗為職守者尤崇之俗信善矣吾不知辟地於此者能欣慕而從其敦樸乎不然崇之人將轉相效慕而長其浮靡以漸漬於諸邑之敝俗則官斯土者病也風俗之興倡於士其壞也亦始於士子且以身督率而誨喻之由士以及於齊民俾保其善俗而不至於敝其庶幾無負此行與此吾所以期季平也乃書之以為贈

書張崇蘭古文尚書考辨後

二十五篇之偽，在今日已坦然明白立異為高者，乃拾空詞廣聽之餘唾，欲翻成案何哉？理學家以虞廷十六字為道統真傳，一旦以為偽，則失其所憑依一也。考證諸儒於偽古文毛舉廢言，完膚欲舉東晉以來相傳為經文者而拉雜摧燒之，其事驚世駭俗，其言亦失於過當。遂使不平者反脣相稽，二也。今文泰誓出於民間，馬鄭雖為之作注而不能無疑。唐用偽古文作疏，此篇遂廢。今乃采輯殘牘以偽易偽，文辭詭譎，論不諧三也。連十六篇絕無師說，東漢儒者相傳古文僅有三十一篇（連今文泰誓餘殘篇，斷簡十不存二三，戶告武成鄭注爲止），果見與否，皆不可攷。而諸儒必謂馬鄭及見孔壁全文四也。謹固之書，但言孔安國獻古文，不云作傳孔叢子及王肅私定家語後序，始有安國作傳之說。皇甫謐、王世紀輒引五子之歌、虺誥、伊訓說命、泰誓諸篇文，又引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生安邑，西郭璞注爾雅，亦引尚書孔傳曰：大高四尺曰獒。」云云。是鳴古文經傳，萌芽皆在魏晉間。蓋王肅忌鄭氏名高，專事務與焉，敵偽古文經傳孝經偽孔傳孔叢子皆其所創始。觀其私定家語，大半勦襲戴記，乃反云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爲不足，而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師之書以裨益之，名曰曲禮。夫一念欲暗攻鄭學，而遂誠及本經，盜憎主人，其情可見。乃諸儒攻古文者，非府專於梅嶠，即集矢於皇甫，使回護者反有所藉口，五也。然孔疏所謂二十四篇者，今已失傳，無可攷辨。而三十一篇與二十五篇，其文具在平心熟復，真偽自見，無庸曉曉詞費。至後出泰誓，既缺全篇，可存而不論，必補綴以充數，則愛

古之癖矣此書尊信僞書攻擊閻惠所謂安於所習歎所不見
淺學頗然然其中亦有足以砭諸君之失者寒夜檢閱隨筆糾
駁復舉其大略於此呵凍作字言不成理殊不足令通儒見也
咸豐二年嘉平之月距春九日

書清芬集後

明歸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爲過禮近世江都汪容甫復作議以佐其說甚哉二君之不知禮也古聖人緣情以作禮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責以卓絕過高之行此禮之所以通於天下爲世也然其中有隱微疑似之間不能顯著之令者則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擇焉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推此則禮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喪禮也世有若劉瑜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疏食常居墓側者君子不以爲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飲酒食肉禮也世有若張敷杜柄陰之不食鱠菜哀毀發生者君子不以爲非也師沒心喪三年禮也

世有若子貢之一年以外築室獨居者君子亦不以爲非也汪踦殤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喪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爲非也若如二君論則茲數子皆可議矣且二君所執者曾子問之文也其文曰旣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許人而重之也婿弗取而後嫁而不責以堅守者所謂度世人所能行也而後嫁者難辭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斬衰大斬衰何服也服以斬衰則儼然其夫矣而不責以守節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設於時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願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許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

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失心之人嗚呼是何言也昏禮納采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曰將以先祖之遺體與人故受其
禮於祔廟曲禮女子許嫁纓注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
也許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魯衛之臣與齊楚之君其不爲
狂易失心之論乎昔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
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請同庖女不聽
憩于齊齊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本韓詩說又衛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
傳母曰何如傳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冒歸終之以死見樂府集
楊雄清英此二女者豈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禮哉矢志不嫁卽著
千載容甫又將比之魯衛之臣號而自殺乎高子問於孟子
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

衛女之志則可

熙衛女之志則急見韓詩外傳

此即所謂「絕過高

之行不可以責之中人者也以卓絕過高之行而謂之狂易失
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
許聘於人而已無與也夫己身父母之身也以己身許嫁者父
母也父母許之而曰己無與焉此復成何說乎且夫禮非强人
而束縛之馳驟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算比干皆謚爲
仁伊周夷齊各成其是人語本吳孺孔子聞孔悝之難曰柴也其來
由也死矣而無所褒貶於其間此所謂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禮
與其易也甯戚以今世俗波靡日趨浮薄苟有卓絕過高之行
實足以激厲人心而二君者又從而非議之其亦異乎孔子之

論禮矣吾故以二君爲不知禮也奉賢徐母吳孺人未婚夫死
在室守志十五年間姑病泣請歸徐侍姑撫嗣子得厚成立事
聞於學使者旌其廬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得彙刊爲清芬集
乞言於虎虎讀之竊歎孺人比干夷齊二語爲深知禮意又讀
臨川昆明兩學使序辨熙甫之謬引而未發又未及容甫所議
故爲推而詳之不自覺其辭費也

書趙序甫李二姐傳後

道光壬寅春訪題紀勳星甫於郡城，居示以序。甫此傳且屬題異哉？二姐一侍姬，無飢寒之慮，無內憂外患之迫，乃計不反顧，以身殉主。若是乎其決也！傳言其與於孝經列女傳，皆能成誦。聞人述古賢媛節烈，輒咄咄稱歎，不置此。豈慕其名而為之者耶？雖然，士大夫讀書，譚道論古，人往事刻責無已，錚錚然高自期許。一旦臨大節，首臘兩端，進退不能自決，卒至潰敗決裂，乃多方以解免，何暇計平昔哉？如二姐者，即有所慕而為之，亦已難矣。或者乃曰：「孝不必滅性，節不必身殉。」二姐非必不得已，可不必死而死，是輕生也。不得為烈，噫！是惡知夫忠臣義士孝子烈婦遇難捐軀，決然捨去，其意非有所求於悠悠之口也。各成其是而已。若較量於可死不可死間，其不至首臘兩端，進退不能自決者，邈矣！蓋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往往多所訾議。如此星甫曰：「維嘉之卒也，二姐撫屍，一嗚咽，遽起入內。大婦怪之，方哀慟未暇詰，有婢聞二姐嘔噦，入問之，不答。審視，氣已絕，救之不及。」矣。蓋維嘉之得疾，非一朝一夕之故。二姐之意，以爲生則依之，沒則殉焉。此其蓄積於侍疾時者已久，不待臨事而始決。故倉卒之間，從容自絕，而一無所繫戀。瞻顧於其際也，彼徒慕其名而爲之者，能如是乎？予甚惡夫不能致其人而喜爲刻嚴之論者，故識之以勸世之願。爲忠臣義士孝子烈婦者。

金山張堰鎮義塾記 代

古者閭里之塾設之於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閭胥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鴻考其德行道說善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興賢序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揖讓之文誠以爲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義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或者猶諱入義學忍使其子弟日遊教以入於不肖夫徒以貧爲諱而不知不肖之可耻此俗之所以日壞也昔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馬知周之將亂不學之敝其至於此張堰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處蓋二百年於斯輓近俗靡敝習日甚往往有棄其恆業而怙於淫博者頑曠之徒攘臂市肆以強陵弱童稚習於聞見效焉譙浪亦遂有屋聚叫囂睥睨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極也咸豐五年錢廣文熙橐捐資創置義塾延吳江徵舉孝廉方正董居兆熊爲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賞罰訓以示懲勸廣置經籍以備成材者觀覽意使編戶之子稍知字義易於就業而不爲游手好閒具有可造之材則亦不至於湮沒廣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予有進者鄉飲酒之禮尚矣鄉官講約即周禮屬民讀畫之意今既久不行宜略仿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塾俾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端肅言行必擇如是耳孺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奇衷之可耻而刑罰之不可冒其能讀書爲士者於此立其基其罷而爲不善者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之塾而轉移風俗之機在是矣易曰蒙以養正傳曰亂之初生也惟禮可

以已之夫事固有作於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
廣文其有意乎廣文介海甯李善續茂才屬焉之記予老且病
而胸中怦怦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其端緒則
茂才其聞之矣咸豐六年十月太倉畢華珍撰

江南提督忠愍陳公祠堂記代

醫古靈臣效命疆場竭力盡智憤泣一方不幸而捐軀殉國既已家喻其節人懷其德矣而好義之士猶必追溯生平莊其廟貌俾崇祀於勿替其非徒示感慕而已亦俾瞻仰者有所動心觀效知焉國家守土當如是也維軍門同安陳公之蒞任江南也甫七日而以防堵要吉利故馳駐吳淞口與士卒同起居飲食撫之如子弟惟擾居民者治如法他皆無間日訓以禦賊事宜及施放火器利便軍亦倚之如父兄如是者三年道光二十二年夏賊由浙窺吳口夷艘大集五月丙辰公率師禦敵自執大礮擊毀賊三艘賊逡巡將卻而別將守小沙背者先走兵遂潰賊從其處登岸督師亦退舍遽馳使指公俱公揮之益熟礮擊賊大礮且盡而賊大槍如雨至中公要害武進士劉國標者負公屍數十里匿叢草中乃走嘉定告督師迎公瘞之狀摺如生事聞

天子輶悼下部贈卹如制准立廟殉節所在及原籍於是吳淞口及上海各有公廟矣松江郡城爲提督建節之處紳士即西門外王氏秀甲園舊趾因故塋數椽祀公顧未遑崇飾十餘年於茲上舍王釗達夫乃慨然曰郡城去吳淞口逾百里自公戰死賊入上海我郡人民走避星散幾於空城者蓋數月由是以恩公三年障蔽郡人實受其福而不知所報可乎於是倡謀於衆集資以新益擴而大之督飭羣工不辭寒暑又自措千金以資其艱落成之日凡官於斯土者及都人士四方商賈跪拜瞻仰莫敢不敬焉吐咄道當日禦賊事或歎息泣下嗚呼自英夷受撫不數年而粵賊大起蹂躪吳楚所過城邑望風先靡其

能如公身先士卒奮勇殺敵絕吭折脰而無所退避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富民遭亂松城躬逢盛舉王君因介青浦何昌治補之屬爲記且言王君故寒士而能好義向善爲不可及予於是歎王君用心之厚而公忠義之氣入人深也嗚呼登斯堂也其爲國家守土知所自奮矣咸豐八年首夏當塗黃富民謹識



華亭南塘張氏支祠記

南塘張氏支祠，年令西充周侯碑記之矣。道光十二年宗子布政司理問斌洎羣從兄弟承先志而廣之建堂曰敦睦左築留景軒以備齋宿左右夾室爲藏祭器及餘之所用焉。亭以處樂人整而不華質而不陋。君子以爲知禮或曰：禮大夫三廟適士二理問於秩視士祀不當及曾祖曰：今家廟實祠堂也。廟之南有室有寢祠堂則一室而已不可以廟例且古無廟之鬼有禱則爲壇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居干祿及其高祖熙則無廟者非常祭耳非常祭則無生今何以有主曰：自仕不世祿而宗法止廟制廢於是有祠堂此古今之變也。禮緣人情而作喪服父在爲母婦爲舅姑皆今重於古而合於人情則制禮者公之程子言高祖自有取不祭甚非會典品官皆立家廟七庶人則寓龕於寢北自廟以上皆得及具高祖從今制有主室矣。曰古者左廟右寢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今立之墓佩禮與曰權也唐會昌閣赦可官京內置廟者但准於所居處置然居處褊狹無可開廣者卒不能如制蓋勢有所格不必盡繩以禮達人多建祠堂於墓所仿而行之不私乎？記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特牲少牢二篇無奏樂之文作樂於庭不已盛乎？曰：禮嫌聲樂具非嫌用樂也。大夫判繙士特獻廟著經文饋食禮文不具耳。夫陳於階下則襲襟於堂上則逼此亭之所由作也是故禮者通上下之情達古今之變殷周損益各隨乎時從宜從俗行之而無所窒礙者也。世俗不知禮意存執古制以相稽率發其凡於此若張氏源流世系與其累代隱德因侯記詳矣故略之。

繆介夫先生家傳

先生諱元熙，字鶴菴，號介夫，江陰人。世讀書好善，鄉人所稱頌，善人家也。先生少敦重，天性孝友，好學攻苦，屢試被放，歲饑家中落，走依戚某於湘潭，轉之廣西，客博白令博君。昔春既博，君擢知左州，各別。延先生密室，陳白金三百萬，壽曰：「以左州遠，家累畱，博邑某不得已入，極瘴多病，事未可知，敢以妻子託別出。」余、晚異日有緩急，某子少乞爲料量。先生曰：「敬諾。」屬博手自封記。未逾年，博暴卒，有點僕，秘託金事，潛率匪人夜入先生室，盜劫囊篋，以去。然博所授金，故在枕函中。明日，殯持金請見。博夫人公子還之，指示專居所，手識塵封如故，而以前白金三百萬，賄博夫人。公子乃大驚，江下拜辭，經紀其喪，俾回旗絕不言，被劫事初傳，卽試童子人贊，曰：「繆介夫，先生言於今免之。」就試者數倍，博君去，先生客大嶺埠，離商地，荒瘠民居，殷少薪米，祿物期二日互市，貧不能豫儲，或三旬九食，陰雨益黑，所指先生遇墟，集輒多市物備貸，恒以時周卹，其極貧者，居六年，嶺人感之，嶺故多私裏，貧無聊者，迫飢寒，往往爲竊盜，至是相戒，無使橐入境，而誓勿復行竊，曰：「柰何辱繆公綱！」公旦上衣冠，攜土物送者盈塗，破歎歎息至無所見，乃止。去嶺之平樂，再客南里，久之，歸焉。嘗識其子曰：「我別家二十年，足跡幾萬里，以一身歸然，吾好急人之急，所存契皆人負我，子孫贍何用？此不賢徒累人，其亟焚之。」至世上無名錢，吾未嘗敢用。豪釐凡用，典名錢者快一時，久之，獲禍。汝志之。子徵甲，長厚有父風，與予子。

沈葵軒家傳

公諱某，某別號葵軒，金山國子生。幼慧從吳太廉籍學。吳不輕許與。猶器重公，期以遠大。而公父椿塘公官湏南，母陸常病，不離牀第。因廢書治生，所入寡，家計益絀。乃就幕浙江。先是某君者，嘗為公家操奇贏，挾資行賈，至某地會。朝廷開捐需例，某君遽藉其資如數，無而後報。謝椿塘公怡然命復書曰：君大才，宜以時自展。是區區者，婉不足大裨。君奚謝焉？某君遂以縣佐歷數年，擢鎮海令。至是迎公至署，再拜曰：某不肖，微公家不及此。今某幸以上游舉為縣令，縣令朝廷親民官，舉動關一邑，恆惴惻懼，無以彌顧。嘗辱公知顧，所以無負此職者。公曰：國家承平久，以實大為治。民相習為夸靡，不知禮義。有司務嚴科政，不郵民隱。以政教為具文，刁黠之徒創立邪說，誣民罔法，敢為悖亂。姑蘇僕在畿輔，山東河南，祠廟饗，擾今數年，平歲比不登，只氣未接。急宜申禮教，明賞罰，緩追呼，省疾苦，嚴保甲，以緝匪類。清訟宿以釋株連，撫之以恩，而示之以禮。此書生常談，然苟力行之，政不出此矣。夫鎮邑瀕海，俗頑而鄙浮夸，而易動，不得其具，不可得而治也。乃為某君畫一，所以為政者，邑大治，稱令君為神父公之報也。公為人誠恪，令君信之，為事無大小，倚公以辦。公盡自一竭心力，為之勞瘁，無所卹。凡數年，於是遠客血，常念父老，心內不得已出遊。為負米計，鬻鬱鬯，賣病益。唯半年，卒於幕。所時嘉慶二十五年也。四子某、某、某、某。

錢鱸香學博大辭

我友錢公山穀君鱸白質通飮風雅好古凡詩文書畫金石篆

刻一見輒能言其利鉅

嘗以其事者或謝弗如也過事機警

而沈鬱果斷所欲爲雖百沮之不爲退不欲爲雖工親暱勸之

亦不急劇然其與人交則安曲全無教容厲色家世聚族泰山

之陽君以居隘遷號却金

是始設局濟豐卹葬縣棺皆爲之

倡張堰俗素齋近習懦染

頽壞君憂之謂極之宜自童蒙始

獨捐資置義塾延名師以教貧不能執贊者邑志距修且百年

力任纂刻網羅文獻每車輒自隨人服其勤咸豐八年仲秋病

利下體素彊弗之卹

卹小瘥矣俄肝疾大發醫不能治踰兩月

竟卒年四十六嘗病甚時猶以義塾

卹其子培廉也呂譙

熙泰字子和鱸

以廉貢生需沙調首署靖江學

呼君抱雋傑康

未適其用又方

廢墮

湖大有殊

於鄉里而淹

山沒倫輩傷之南涯張

虎爲之哀辭曰

余壹不知天之生才

孰成而孰廢亦冥冥然

司其休墮

抑

紛然聽其自爲惟才之艱難兮家國均翳夫人之矯矯兮固

以萬字等倫俾逢時而效駕兮範馳驅於中路將與驥騁方

兮豈中駟之所得爭其窘步出不憚於所任兮退亦屏植

立家

巷匪吾儕之阿私兮死之其施用盛衰之倚伏兮疇測其當

處兮青蘋之薑圉兮執

便之回天矧世路之幽險兮左雷

而右弱水蝮蛇蓁蓁而伺人兮山魈猙獰而環眠舛智力以周

於兮移不知饗之所起

吾人之萎謝兮惜良材之既艱苟杞

梓之易兮公私若樗

自全固脩短之有數兮曷以免夫

滿悲亂曰敦詳之以方兮

此冬霜淒淒兮七星其中鬼車鳥

兮鶴鶴從君不畜、
鬼伯今將遠魂魄。有三月嵒歌兮雲為旗，況青山兮采石
豺虎嘸兮安馳越山。毛澤一月湖水潤風鶴驚兮氣以惡，嗟昔遊
兮今空託君之樓兮我出。琴瑟風兮衣薜蘿，君之齋兮碧梧竹
舊游兮史與匱。誦父事，君之孤薦羞脯兮陳羹，蘇君歸兮居
不可呼。